

問津文庫

津沽文化研究集刊第六种  
主编 王振良

口述

津沽

口述

民间语境下的西沽

张建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古籍出版社

錄記訪談腿不暇三津咫尺六  
天涯高山流水高德贊下里巴  
人下界誇南市西沽鈴鐺閣洋  
樓租畝象河槎頻年拄笏集成  
帙口述津沽第一家

賀張建兄口述津沽再冊雜羣並書

魚眼調焦目不瞬，轉自華靈樂  
多涯留名瞬息，憑人語定格成頃  
敢自誇南船物揚，衛水西河海蕩  
九河羨漂掄，億堪藏貯乃述津沽

第一家 賀張達年著出版

王作良用

姜維屏述津沽第一家原款和詩之三  
王作良書

## 口述史中“活”西沽

郭凤岐

继《口述津沽：民间语境下的堤头与铃铛阁》之后，张建先生的又一力作《口述津沽：民间语境下的西沽》，即将正式出版问世。张建原来有个“百人口述老天津”的目标，现在看来这个目标肯定已经超额，仅仅是“口述西沽”他就前后历时四年多，采访八十多人次。“口述西沽”不同于对一个人或一件事的口述史料采集，而是再现一个街区空间的口述历史。其中的艰辛程度，恐非常人所能体会。如他自己所说：“几乎没有停顿和喘息，平日除了正常工作之外，其余的行动轨迹，都纳入到寻觅、搜索、采集、考证、整理、回访、补充的循环状态，直弄得我有些身心疲惫，力不可支。”但艰辛的付出，换来的却是骄人成绩。可以说，在我们天津，一个人作历史街区的口述史，并能取得如此丰硕成果者，张建先生是独一无二的。

西沽历史悠久，是天津七十二沽之一，有康尧衢《西沽》诗为证：“沽传七十二，入望水天低。”这里因地处沽水（北运河）之西而得名，曾有西沽村、西沽镇、黄叶村之称。据清道光间的《津门保甲

图说》记载,“西沽村落民舍颇繁”,时有籍 1125 户,可见已相当发达。每到春日,北运河岸边的桃花盛开,香飘十里,醉人心扉,故传有“欲知春浅深,但看花开未”之句。

西沽文化底蕴深厚。这里是地处三水汇流、两水环抱,漕运要冲、京津大道之宝地。几百年的沧桑巨变,使得这里人文荟萃。清乾隆帝巡幸于此,留下御笔《西沽二首》,有句曰“郡城清晓返巡銮,迤迤西沽策马观”。文人墨客也在这里留下众多诗词。清末,天津老三营武器库由海光寺迁至西沽(今西沽公园和河北工学院东院一带),并成为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的战场。1903年,中国第一所近代高等学府北洋大学堂(今河北工学院址),迁于西沽武库西部。这里还有西沽一景的亦蜃楼,登楼可观海河,清代诗人金玉冈曾作《九月五日泛舟至西沽登亦蜃楼》。这里树木繁茂、野趣丛生的西沽公园,是人们娱乐休闲的场所。西沽水多,桥多,渡口多,1887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将欲建于院门口的铁桥,改建在西沽子牙河上,成为天津市的第一座铁桥。桥按《清明上河图》中拱形建造,时人称大红桥。

“七十二沽春水活,午景声里野桃开。”(清查昌业《即景》诗)以“口述西沽”与前述人文历史相比,分明可看出“口述”的鲜明特色,那就是犹如春水般绘声绘色的一个“活”字。

### 一、原生史态之活龙活现

“口述西沽”是以访谈、口述方式,用录音和文字记载的西沽过往人事,搜集西沽地区的历史资料。它属于现代口述史范畴,而不像史志等书籍,以第三人称进行客观记述和评论。口述是用众多当事人的亲历、亲见、亲闻的讲述,表现事情和人物。这种原生态的口述历史,重在重现历史,而不是解释历史;重在表现人们的具体生

活和相互关系，而不是空洞的历史评述。如汪振华讲述“汪家花轿”，重现了其祖父经营花轿最红火时的生活情景：时有四领大轿，大轿分为几节儿；两棵粗大的轿杆，油着红漆，每轿要前后八人来抬；轿围子是大红缎子赤金绣，漂亮之极；新媳妇上轿后，由唢呐与笙、笛、管、琴，配合演奏《得胜歌》等曲子，端的红火、喜庆。

原生态的口述史，重在反映当事人细致入微的心理感受，而不是表象化的外在记述；重在用生活细节和具体情节揭示鲜为人知的史实，而不是一般化的大写意式的概括记录。如龚绶口述父亲龚望的生活细节。龚老至诚待人，即使是小孩来请看字，正在吃饭的龚老也会撂下碗筷，给孩子讲解。龚老乐善好施的具体情节，更加鲜为人知：他对门口孤苦的李大爷，慷慨解囊；将钱折交给朋友，委托捐助群众；逢年过节、红白喜事，为乡人写对子、喜字和门报。乡里邻居都亲切地喊他“龚爷”。龚老自己的生活极为简朴，两件灰布衫起码穿了十几年，总是说“能穿的衣服为嘛扔呢”！在写字作画时，他连一张纸都不舍得浪费，常常用不同颜色在一张纸上反复使用。

这些口述史，是未作雕饰的第一“口”史料，远比那些反复雕琢的呆板文字更灵活感人。这些闻所未闻的“三亲”史料，活龙活现地表现了西沽花轿的生动细节，活脱脱地展示了大家乡贤的高尚情操和人格魅力，活泼泼地再现了西沽当年的各类生活场景。

## 二、大众形态之活泼生机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但是由于地位、文化等所限，人民群众却不能书写历史。因此，历史往往容易被学术界所垄断，常停留在某些“家”的著作中。而“口述西沽”的当事人，大都是普通百姓。如在西沽居住“四辈儿”的张风起，旧时父子两代“拉胶皮”为生。他

口述了当地“白抬会”，专门无偿给穷人料理白事儿；居住西沽几百年的孟氏家族的孟广泰，口述了请张伯苓在西沽创办学校的故事；祖辈“养船”为业的王永仁，讲述了船俗、“纤夫俗”；梁植茂述说了制香的技术；庞月刚口述了祖孙三代“抖拉杆”等武术活动；潘振海口述了父子两代的“拦手门”，现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刘秀琴讲述了公公“毽儿周”享誉津门的踢毽子绝活，他还赴美参加过比赛；张印华口述了西沽食品小吃，包括盆糕、年糕、切糕、炸鱼、炸虾、炸蚂蚱……孩子们三五毛钱就能买零嘴儿，等等。

“口述西沽”中的普通百姓，以受访者的身份，成为了历史的角色，他们通过口述的形式，同样可以述写历史。口述史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把西沽的历史恢复或扩展成普通人的历史，真正实现了群众的历史性和历史的群众性，使西沽的历史与现实密切联系在一起。凭着对人们丰富得惊人的记忆的采集，张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描述时代根本性变革的工具，使普通群众以口述的形式，为社会奉献了资政、育人、存史的崭新的多维载体。这样的口述历史更加朴素真诚，充满活泼生机，十分接地气。

### 三、即时形态之鲜活灵动

用纸笔甚至电脑撰写历史，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且写历史与写小说不同，需要查阅大量史料，花费较长的时间。有些文献资料很难查到，不要说非常久远的文献，就是近百年的资料也不易找到。可收集资料又是编史修志的基础，在资料的基础上再写成文章，更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现在许多史学家已经意识到，单凭文献资料来研究历史的局限性很大。而口述史却不同，它具有即时形态，当事人当场口述出来，记下来就是历史。这种即时性，是文字书写历史难以做到的。所以，许多文史专家和学者越来越重

视口述历史。

比如，西沽太平花鼓享誉盛名，但在文献中很难查到详细资料。七岁起学习花鼓的孙国柱大爷，口述了西沽花鼓的历史。包括西沽花鼓产生时间(清咸丰年间)，它与安徽凤阳花鼓的联系，太平花鼓将打霸王鞭、敲小锣与敲花鼓的配合演出，演唱传统剧目时剧中人物需要扮相，并将自己珍藏七十多年的花鼓剧目唱词折子拿出来试唱。太平花鼓的口述史，即时、完整、丰富、形象、鲜活、珍贵，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西沽历史上是商业繁华之地，小商小铺众多。笔者查过许多史籍，才在《津门保甲图说》中找到一条记载，当时西沽的1100多户居民中，铺户有295户。但这些铺户，只是个干巴数字，铺户具体都是什么？分布在哪里？却很不清楚。“口述西沽”采访了解到的西沽商铺，集中在西沽大街、公所街等处。韩世源先生还挨家挨户地叙述了西沽大街的商铺详情，街道两侧至少有47家商铺，主要是文具店、油盐酱醋铺、糖摊、水铺、茶叶铺、小线店、板店、药铺等28类商铺；他还手绘了西沽大街商铺草图。如此丰富的商铺历史，堪称弥足珍贵，鲜活灵动啊！

#### 四、发现根脉之活色生香

哲人曾经说过：“人类总是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所谓“发现”，就是人们对客观事实和规律的新的认识。发现是发明、创造的前提。诺贝尔奖，就是发现奖。可是，在强调发明、创造时，往往会有意无意地忽视发现。其实，无论在自然科学研究中，还是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发现都是至关重要的。发现是人们心灵的灯塔，在这个灯塔的照耀下，才能导向发明和创造的成功。

“口述西沽”在历史文化的发现方面,有突破性贡献。一个街区的历史文化,是其一方水土独自培育出来的,是对人类多元文化的一己贡献,一个街区失去了自己的文化,就失去了街区形象的个性特征,失去了街区人们的一种精神。从文化整体上说,也就失去了其中一个独特的个性文化。西沽那些老楼、老街、老巷,不光是房屋、道路、胡同,它们构成了“历史文化空间”,城市精神及其长长的根脉,就保存在这里。而且文化的空间,也非只属于过去,城市文化从深远的过去,直到无限的未来,是血缘相通、根脉相承的,从而形成一种强大的文化与精神,形成一种强有力的街区形象。如果拆除老楼、老街、老巷,就会割断历史,切断历史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形象血脉,活色生香的历史文化就会飘落至无迹可寻,其损失也就无法弥补。

西沽街区的文化历史感,不仅仅在大学、大厂、大桥等标志性建筑上,这些或许只是历史文化中几个耀眼的顶级象征。西沽真正的文化历史感,是在随处可见的那一片片老屋、老街、老巷、老铺之中。张建先生的采访重心,正是放在了这里,所以才获得了丰硕的发现。

君不见,在这里传颂着周恩来总理和万晓塘书记解决普通工人李文和“被离职”的佳话,留下了张伯苓校长在此地创办学校的足迹,还保存着当年义和团的坛口。在这里有私塾、家教馆、修善堂、学校和戏园,居住着学童时代荣获全市运动会两项冠军的朱金鸿,有慈善组织“白抬会”“救火会”。在这里有大木匠、巧木匠、水木匠、泥瓦匠、扎纸匠、纸灯匠、制香匠、京胡匠;有儿童玩具、假脸、布娃娃等“耍活”。在这里有“篱笆灯”中热心助人的小人物“王崴泥”与“赵小辫”“小钢炮”等。这里的寺庙和宗教文化十分丰富,还供奉

有民间信仰的华佗和王三奶奶等。在这里,有“末后儿”等个性词语,富有浓浓的西沽味儿。在这里,还有那房子里的摆设,墙上挂的老照片、名画,门上的雕刻,最生动的建筑的细节,以及那些古老的故事等。西沽深厚的历史文化,正是沉淀在两河岸边一条条历史街巷、一片片百年老屋、一座座老旧建筑中,不像博物馆的陈列品那样枯燥冰冷,而是有血有肉,生动感人,永远让你感到亲切温馨。

南宋理学家朱熹有诗曰:“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口述西沽”的“活”,在于张建先生踏遍了这里古旧味道的土地,倾听到了这里群众古老动人的故事,感受到了老百姓掏心掏肺吐露的真情,追寻到了创造西沽文化的人民群众这个源头。他用录音、文字、照片、图画、表格等综合手段,成功地实现了口述历史的“西沽梦”。这既是他“永不锈蚀的记忆”,是奉献给世人的活色生香的精彩历史文化篇章。

是为序。

农历丙申年中秋之日



## 西沽三章

张 建

### 令我留恋的西沽

在没有对西沽进行访谈之前，我已经断断续续在那里拍摄了好几年。尤其一到春节的大年初二，我肯定要到西沽转一圈，因为那里的年味最浓郁、最传统、最丰富，每次去都令我兴奋不已、恋恋不舍，甚至转悠到天黑才匆匆忙忙赶到岳父岳母家去拜年，好在他们都非常理解我，否则我这个姑爷真有点轻重不分啊！

为什么时不时地去西沽看一看？一是整个天津市再没有成片的，有着百年以上的老街区了，西沽竟然还侥幸地立在那里。二是整个天津市再没有一处，有着深厚文化积淀且历史传承人大多健在的重要遗迹、遗址了，西沽竟然还艰难地立在那里。电影《唐山大地震》有句经典台词：“没了，才知道啥叫没了！”我们无数次地后悔在“没了”之前，没能好好地善待那些珍贵的历史留存，当真没了的时候才深感不安，才失落难耐，才不住地哀叹。存活 600 年的天津



老城已经消失8年了，这8年中虽然那地界儿已崛起了林立的摩天大厦，楼盘的价格也一再飙升，但是老百姓内心的痛依然没有抚平，怀恋的闸门只要遇上一丝的诱发就会狂泻而出，可以说每个老天津人的心中都珍藏着一座虚无的老城。

老城没了，大直沽没了，南市没了，铃铛阁没了，堤头没了……西沽也悬了。2010年在修建快速路时已将新红桥北大街给拓宽了，一批四合院被拆除。所以，我在做完铃铛阁的访谈后，迫不及待地转战到西沽来了，我既怕西沽三下五除二给拆了，又担心“百人口述老天津”的计划落空。于是，2011年5月在红桥区政协文史委的协助下，开始了“老西沽”的走访，为此我还专门购买了微型录音笔，第一个访谈对象便是原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专门委员李墨元的弟弟李千元。1949年后他被定性为国民党特务，在监狱关押了25年，访谈时他已94岁高龄，然而他对西沽的了解，对自己人生经历的回顾，讲得非常坦诚、具体。他超强的记忆力无不叫人惊叹，他乐观豪放的性格无不令人感动，他陈述的大量史实十分完整、珍贵，可就这么一次重要的访谈我却录下来一个字！真是快把肠子都悔青了，好在红桥政协的刘儒杰也录了，不得已厚着脸皮“拷”了一份进行整理，由于李千元涉及的人物、环节太多，许多岔头儿不好合拢，我决定再去一次。事先罗列了七八个问题，在端午节的前一天，带着一盒粽子，单刀直入地解答了我的那些疑问，似乎在心理上多少挽回了自己的过失。

接下来，我不断地往西沽跑，与街头巷尾的老住户闲聊，加深了解，寻找线索，这期间也访了几户，但总觉得局面没有打开，急中生智我想起一个人，他就是红桥区退休干部孟广泰。他不仅是土生土长的西沽人，而且曾经在西沽从事过文物普查工作，对西沽的历

史比一般西沽人了解得更多。第一次,我们在电话里约定了见面时间和地点,然后由他引荐到访户家中。可是他却没来,正赶上我的手机没电了,我焦急地通过公共电话与之联系,得知临时有事不能前来,此事委托了他的同学夏迺才,我与夏接触后才知道,夏家也是“老西沽”,当年的“夏家花轿”就是他们祖辈开的,于是我见缝插针地先把他访了一遍,然后去见 90 岁的张云溪……

重要的访谈对象一般我都要再回访一次,一是核对、印证相关史实;二是答谢和慰问。7月的一天下午,我和孟老师约好去看看张云溪大爷,因为张大爷平时就一个人生活,所以我买了一兜子小食品,从市里骑车到西沽就已经把我晒得够呛,紧接着钻进张大爷的小黑屋,顿时汗流浃背,连眼睛都睁不开了。我们聊了一会,孟老师带着我在西沽胡同里转悠,沿途净是熟人跟他打招呼,于是我就把自己的想法跟他一点点沟通,他也渐渐明白了我的意图。傍晚我们在西沽公园附近的小饭馆小餐一顿,席间孟老师说,“你太让我感动了!没想到你会这么下功夫,我一定帮你。”其实,我没有任何作秀的成分,就凭着真诚、执着赢得了许多陌生人的支持和帮助。在以后的日子里,孟老师主动联系我的次数增加了,只要他定了时间,我无论如何也会准时到达,使访谈越做越顺,几乎是心想事成。比如我想找“汪家花轿”的后代、“扎纸李”的家人,“糕干王”的老住户,不但接连都找到了,而且谈的都很开心。比如我想找西沽太平花鼓的最后一个传人,一进屋便告诉我刚从医院回来,差点没见阎王,孙大爷把珍藏 70 多年的太平歌词折页拿出来叫我欣赏,还强打精神哼了几句“老调”。再比如,西沽人常常挂在嘴上的一个叫杨德润的人,既举足轻重,又褒贬不一,在他身上演义的故事也最多,甚至到了真假难辨的程度,我就想能不能找到杨德润的后代,听一

听他们怎么评价这个人？不多日，杨德润的长孙找到了，通过他又找到了杨德润的孙女，这一聊才澄清了一些事实，也勾勒出杨德润的真实面目。

正像我的好友王振良所说“西沽有东西”。西沽确实积淀很深，老天津卫的许多特征在西沽依然能够搜寻到，并且原味十足。最令我惊奇的是百年以上的老住户还有很多，在他们延续的故事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世代为邻，盘根错节，尤其是那一带的街区形态依然如故，遗址、遗迹均在原处。张云溪大爷曾对我说：“当年杜德友坐的那块石头还有呢！”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西沽是个堂堂正正的“老区”，因为它不仅有老人、老物，还有讲不完的老故事。

西沽实在令我留恋，好在目前还没有动迁，大年初二接着去那里……

2011年11月9日

## 令我愉快的西沽

去年底，我如期完成了西沽访谈的既定目标，至此，我的“百人口述老天津”也算告一段落。这件事纯属是让振良给逼出来的，如果说“南市访谈”“堤头访谈”是我自愿的话，那么“铃铛阁访谈”“西沽访谈”，都是这位先生“强塞给我”的题目，而且还时不时地“抽查”我的进度，叫我想放弃都没机会。

今年初，我恳请振良兄将西沽专题汇编到《天津记忆》中，没想他公开“刁难”我，说访谈人数到不了25个不给出，我的天，好容易

弄完了,这又凭空多出5个来。行,就是硬着头皮也把它拿下,怎么也不能前功尽弃啊。过了些日子,这位老兄又发指令了,说:西沽,你至少要弄50个。我差点没晕厥过去!如果照他说的做,我这一两年又消停不了了,典型的鞭打快牛。不过,振良还是很有眼力的,一个是西沽这片老区暂时不做规划,还有时间跟它死磕;二是西沽深藏的故事确实很多,远没有吸干榨净。再说回来,西沽不弄了我还真有点受不了,因为在西沽与那里的老居民谈天说地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情啊!

一天,有个日文编辑向我求助,说他们杂志社的日本记者井上植树想到老街区体验天津百姓的真实生活,最好能吃一次家常饭。从外宣的角度想,这未必不是件好事。于是我试探性地把这个想法跟西沽的韩静轩老人讲了,没想到他当即答应下来,还随口列了好几种地道的天津菜,令我好生感动。那次,日本记者井上植树实在太投入了,一不小心喝高了,韩家二儿子用电动自行车将他送了回去,事后他坦言:天津老百姓实在是好。

我父亲要是还活着跟韩老爷子年龄相仿,有时看着他的一举一动会产生某种错觉,也说不清哪里像我的父亲,所以我每次到韩老爷子家都很随便,隔一段不去,他们还会想我。今年春节前,我忽然萌发一个创意,想借助韩家这个独特的平台,展现天津的年俗文化,我把这个想法跟韩老爷子一说,还是那样,爽快地应允了,唯独一个环节叫我意想不到,那就是在韩老爷子家不会出现我所希望的四世同堂、其乐融融的欢快场面。如此这般,我预想的许多年俗细节就实现不了,拍还是不拍呢?着实让我纠结了好几天。韩老爷子有4个儿子,分别都成家立业,应该该子孙绕膝、热闹非凡,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很难聚在一起,所以别看二位老人平日总是乐

乐呵呵,其实他们内心充满了孤寂。蓦地,我脑子里闪现一个意味深长的标题:《两个人的春节》,当它渐渐“复原”成一连串的画面时,我已经被感动了。从腊月初八至正月初三,我跟踪拍摄了六七次,近距离体悟了“空巢老人”的凄苦、无奈和期待,尤其大年三十,我一直陪到二位老人观看春节晚会才回自己家。后来我以摄影故事《两个人的春节》在博客上发表受到好评,有网友说可以申报“荷赛”。

我每次风尘仆仆地骑着自行车往西沽跑,很少表明自己的身份,因为我面对的都是令我尊重的最淳朴的长辈。说白了,要是他们在他们面前充大尾巴鹰人家肯定不尿你,坦诚、真切、平等是我多年从事访谈的“秘诀”。当然也得适当学会“走人缘”,比如为被访者拍照,进而扩展到为他的家人拍照、为周围邻居们拍照,送照片时对方的惊喜无疑传递给我更多的自信。说起拍照挺有意思,振良曾对我说,别光顾着给人家拍照,自己与被访者留影也很重要,他说得很对,但在采访现场还是总被忽略,偶尔想起来又常常不具备条件。有一次我采访屈家胡同12号的张宏奎老人,差不多快结束时,我想起应该拍张“工作照”,此时只有他老伴在屋里,我急中生智,竟然把照相机交给80多岁的老奶奶,临时“培训”了十几秒钟就开拍了,逗得二位老人笑出了声。要说逗哏事还多着呢,一次我采访新安街19号的王维海老人,我们谈的非常开心,他女儿也提供了不少信息,我抬头一看表,好家伙都快中午了,赶紧起身告辞吧。我收拾好相机、手机、录音笔,一家人送我到门口,我满怀欣喜地骑行至公司前街时,口袋里的手机突然想起,我赶紧掏出来接听,可是没有任何动静,奇怪的是我口袋里依然有手机响铃的声音,掏出来一看,又“变”出一部手机,等接完电话我才猛醒,原来是我误把

王家女儿放在沙发扶手上的手机给敛走了，这两部手机竟然一模一样！亏了发现得早，否则说都说不清！我赶紧调头回去，人家还以为我落下什么东西，原来是把人家的手机给“顺”走了，当我说明情况时，全都乐翻了天。

2012年8月1日

### 令我惆怅的西沽

从2011年5月27日采访第一位老西沽人，到2013年7月20日完成最后一个受访者，前后历时两年多。

起初，本想访问20个“老西沽”就可以了，加上之前我在南市、堤头、铃铛阁采访的80多个原住民，正好完成“百人口述老天津”这个选题。可是，我的挚友王振良说嘛不干，非让我照着50个下手。无奈，我只好重返老西沽并开始了漫长的跋涉。说实在的，从我2007年着手进行口述史的挖掘和整理，至今已走过了6个年头，几乎没有停顿和喘息，平日除了正常工作之外，其余的行动轨迹都纳入到寻觅、搜索、采集、考证、整理、回访、补充的循环状态中，直弄得我身心疲惫、力不可支。所以每增加一个访谈基数，都会对我产生一定的心理压力，更何况从20个，一下变成50个呢！近一个时期，我经常半夜惊醒，因西沽产生的焦虑如乱麻般挥之不去，眼前不时浮现着一个又一个沧桑的面孔，耳畔不时回放着一段又一段充满深情的乡音，许多次我不得不信由这种紊乱的思绪一直蔓延到天亮。